

## 重复

□周斌

刚过11点,妈妈打电话说,回来吃午饭。末了,还叮嘱一句,有你喜欢吃的菜。这些年,其实只要妈妈做了饭,有没有我喜欢吃的菜,我都会按时回去。在我看来,对于父母来说,你欣然接受他们的劳动成果,可能就是一种比较妥帖的孝顺方式。

煎豆腐、紫菜羹、炒香肠,还有一份油焖小鲫鱼,都是家中桌上重复出现的饭菜。虽然颜值跟我一样,一言难尽,但味道一试,便知是野生鱼,口感仍是熟悉的。下饭,的确可以。不过,也如同往常一般,还是有点咸了。

我推测,在烹制之前,肯定是放盐腌制了一会儿,然后烧煮的时候,又习惯性地给了生抽。我便建议,如果要放生抽的话,提前腌制时给点“毛毛盐”(一点点盐的意思)即可,这样就不至于咸了。当然我又重复了一遍:鱼的味道真的很好。

家中的三餐四季,就是不断重复的模样。以前,写过一些小短文,不少都是家常菜,如果再接着说,有的内容就是重复了。有知名作家明确指出:写作者最忌讳的就是不断重复自己。

而我觉得,如果在重复之中能够时有提升,何尝不是一种进步呢?比如,我天天吃面,在煮面的过程中会不断改进,持续尝试,反复翻新,长久且于细微操作之中,有时会加点酸菜,有时会放点“南德”(一种调料),有时会把花生油改为菜籽油,于平常中探寻不同。生活,大概也是这样的。

这里说的是个品质,其实也是重复。那天,在送大儿子果果上学的路上,前面有一辆“本田思域”轿车,我就跟他说,这是个“神车”,据说全球累计销量快3000万辆了。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在他的《解忧杂货铺》里面,就写到过这个品牌。对了,还有右前方那个“丰田凯美瑞”,全球销量也高。这是个啥概念?这就是企业对品质的追求,在重复之中达到极致。国内的五菱车、比亚迪车,也是这样的。做什么,就做到最好,在你现有的条件下,在你积极的状态中,不断调整、提升、完善、校正前进的方向,就会做出了不起的成绩。

有天回家,小儿子康康坐在桌边画画。忽然问我,你咋没问我今天创作了什么呢?有次,送他去幼儿园的路上,忽然又问我:你今天还没给我“糊墙”呢。他说的,是我们每次给他洗漱后,还要在他的脸上涂抹护肤乳。看吧,即使是再小的事情,日复一日地做下去,连小孩子都会养成习惯。

重复,有的时候是真的有力量。深秋时节,我们在小区里打羽毛球。我看着满目秋景秋叶感叹道,无边落木萧萧下。果果接口而道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我又说,枯藤老树……果果说,这里又不是天涯,哪有什么断肠人。我想,若没有反复地背诵,是无法做到脱口而出的。而那诗意与情致,不经意间悄然出现。

一个重复出现在市场上的产品,它绝对是有品质、被需要的。一桌重复出现的饭菜,肯定包含着浓浓的爱意与温情。一些重复阅读的文学作品,我们总是能在里面感受到不一样的意韵与启示。

心念念  
的腊肠

□陶敏

一大早,女儿就打电话给我,问我有没有开始灌腊肠。这让我一怔,一下子就惊醒了我这个粗心的妈妈。是啊,年又近了。有时候,食物就像物候,预示着不同节令的到来,就像女儿心念念的腊肠,总会让我想起红红火火的新年。

小时候,家在农村,跨过腊月的门槛,我们期盼已久的年味儿就来了。母亲会把辛苦饲养了一两年的猪卖掉几头,再留下一头膘肥体壮的大猪,提前跟“杀猪匠”预约时间排队杀年猪。重头戏当然是杀猪当天的“杀猪菜”,美美地饱腹一顿后,母亲就开始盘算哪几块猪肉预留到春节,哪些适合腌腊肉、灌腊肠,而我最喜欢的就是灌腊肠的过程。

母亲把收拾好的猪前腿肉切成块状,加入准备的盐、料酒、生抽和香料,在揉捏中让肉块充分入味。剩下灌香肠的工作就交给我了。我将母亲拾掇好的猪小肠轻轻撑开,把肉块缓缓地灌入肠衣,轻轻挤压下就变成了饱满的、长长的腊肠,然后用线绳按比例挨个打结,扎几个小孔就大功告成了。母亲会把我穿好的香肠挂在屋檐下通风的地方,慢慢风干。在阳光、风和时间的共同作用下,年三十的餐桌上那盘腊肠就被赋予了独特的香味,构成了一道妙不可言的年味。

进城后,灌香肠的情景与农村大相径庭。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商家批量生产的灌肠小摊贩,剁肉机混合着各种调料,速成的肠衣套进机口,几分钟就制作完成了。每每看到这里,我总是不满足,心里对美食的追求和对年的情感浓烈依旧。

而孩子也继承了爱吃这一口的嗜好。同以前母亲忙年时一样,我灌腊肠时,孩子也喜欢把肉片一块块填进肠衣里,这像是一种传承,也像是一种情感的延续。孩子总是边灌边说:“妈妈,今年多灌点,给婆婆送些去尝尝,不让婆婆再辛苦了。”

听着孩子的唠叨,我又想起了母亲牌的腊肠。母亲已垂垂老矣,但母亲在没有我协助的情况下,灌的腊肠味道更醇厚,更地道,好像是在风烟俱净中悄悄凝固似水的流年。灌香肠,那份固有的仪式、执着、守望与期盼,更是过年挥之不去的一种情怀。当这种情怀在我们母女合力将灌好的香肠挂在阳台晾晒时,新的一年又悄然而至。

尝过了大鱼大肉、生猛海鲜、美味珍馐后,孩子和我还是惦念着那一根根糅杂着情感的腊肠。每当孩子食不知味时,我的懒人牌腊肠焖米饭就成了香饽饽。当米香混合着腊肠丁与萝卜丁的香味从厨房蔓延到客厅时,孩子那期盼的眼神分外明亮。不消说,等腊肠饭盛上桌时,那狼吞虎咽的场景又再次上演。

我知道腊肠着实算不得稀罕物,但腊肠却是装满年轮雕刻的记忆。简单的食材,豁然开胃的同时吃出了回忆,也吃出了年的味道。

开春后,阳台上的腊肠经过一个冬天的洗礼已经风干,这时就可以收起来放入冰箱冷藏,一年的时光就在这细品之中悄悄流逝……

冬天蜡梅花  
夏天石榴花

□张磊

故乡有个小院,院子有间偏厦,偏厦曾住着我的爷爷奶奶和爸爸。

爷爷、奶奶和我爸爸,都是爱花的人。小小的院落里种满各种花草,兰花、海棠、茉莉、鸾尾花,等等。不适宜盆栽的较大的树花,干脆就清出一窝泥地,直接种进泥里,记得先后种过橘树、花椒树、木槿花还有蜡梅。我们的小院落里,四季都有姹紫嫣红,让我们这些漂泊在他乡的子弟念念不忘。

那是我小的时候,十二三岁的样子。一个春节的午后,融融冬日把院子照耀得泛出银光,一大家子人吃完团圆饭后,围聚在小院里负暄、谈天。蜡梅花朵朵开得蓊郁灿然,鹅黄的、蜡纸般的花朵,横逸斜斜地映在湛蓝的晴空下,娟静又可爱。爸爸这天兴致好,拿出一台照相机,说要给家人们照相,记录下这次欢聚一堂的时刻。手头只剩一卷黑白胶卷,所以这日所照的皆是黑白照片。我和爸爸合照了很多张,记得有蜡梅的那张,爸爸坐在藤椅上,我侧身站在他身后,身旁是楚楚动人的蜡梅树,清冽的寒香飘荡在我俩身边,瓢泼似的家乡的日光瀑洒在我们身上。蜡梅的疏影,如这日光流年摇曳在我们那时还年轻的欢颜上。

还有一年,大概我念高一时期,红艳明赫的石榴花正满城怒放,爸爸得到一个出差赴武汉的工作任务,我正当暑假,他就把我带上。外地人到武汉必去的打卡地有黄鹤楼、晴川阁、武汉长江大桥等。因为家中经济拮据,我们没花钱去登黄鹤楼,只去看了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。在汉阳这头,江岸巨型桥墩台阶边上,我们伏在石栏杆上欣赏“一桥飞架南北,天堑变通途”的盛景。身旁的小花园里,一大丛红石榴花树喷泉般涌出烈焰似的花朵,似乎决意要深情地开到荼蘼。这时,一个背着照相机的师傅凑近我们,询问要不要来个纪念照。爸爸爽快地同意了,谈好价钱,师傅即以长江大桥为背景,以浩浩长江为景深,“咔嚓”照下父子俩的合影。这日是个阴天,江城天地四处湿漉漉雾蒙蒙,正应了“茫茫九派流中国,沉沉一线串南北”的画面。我这时尚在青春期,头发留得很长,面容忧郁;而我的爸爸那时已不再年轻,被事业与家室所累,镜头里面色凝重,呈现着“疲惫的中年”。

冬天蜡梅花,夏天石榴花,浩浩阴阳移。2023年,人到中年的我,又在“榴花照眼明”的时节,趁休假带着孩子赴武汉旅游,随便带上了那张与父亲在武汉的合照。在汉阳,又一次从武汉长江大桥行过,经过了曾与爸爸合影的地方。像《三峡好人》中韩三明立在瞿塘峡口,拿着一张背面为瞿塘峡风景的10元人民币,凝望眼前的嵯峨的瞿塘峡一般,我取出发黄的旧照,伫立在和爸爸曾经合影的地方凝望长江。大桥犹在,石榴花树犹在,悠悠逝水犹在,江涛声声犹在,而我,已不再年轻,而我的爸爸,亦已老成了一张旧报纸。

冬天蜡梅花,夏天石榴花,花有重开日,年年复复知为谁生?十年水流东,十年水流西,人却不能再少年,生命中那些人、那花季时分,一旦失去就不再……